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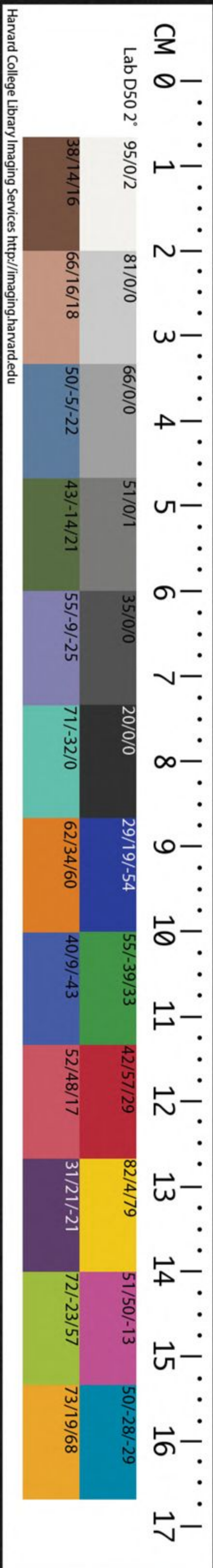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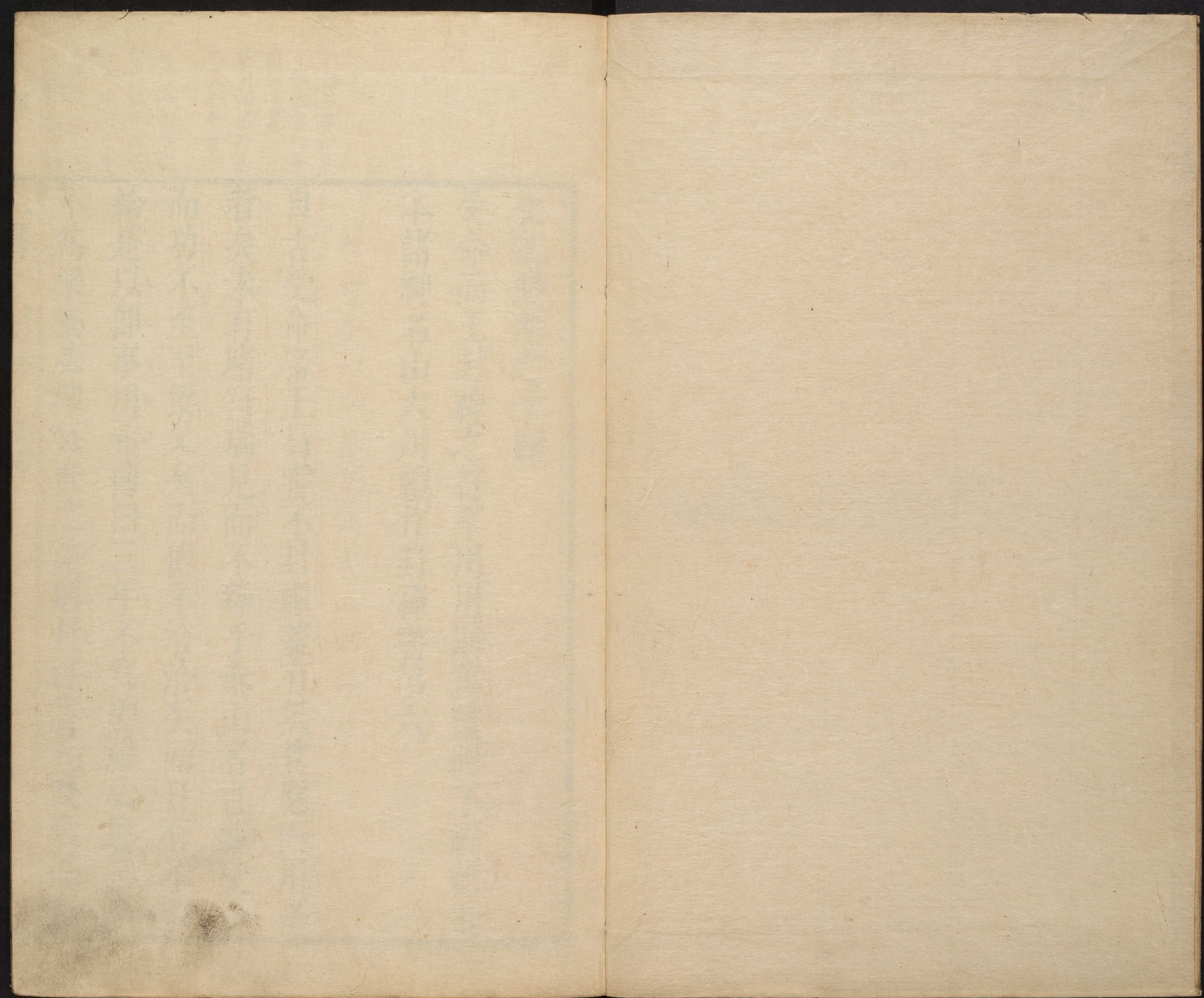
SEP 28 1956

T2516 74245

史記鈔六

6





史記鈔卷之十四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

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一篇帽子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

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

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

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封禪子準以年

不叙河渠以事

類叙應德

讀封禪書乃見

太史公手筆

九寧

此書以命字德

字符瑞字為關

鍵又連用蓋字

若字云為矣字

皆極有意以棟

述祭祠名封禪  
財貨名平準蓋  
皆寓說焉然唯  
以封禪為主歷  
看去乃見中間  
血脉及布置安  
插之妙有關鍵  
有結構漢書改  
為如祀志便散  
漫少味 文宗

此封禪張本

或起後或承前  
處最密當看

厥曠遠者。于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嘗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歺。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上淫德好神刺  
此兩脩德却是  
諷 文宗

此肅怠字不甚  
重楊用修評未  
徹蓋恐識刺意  
太露特用 文宗  
鎖之

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歿。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歿。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土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此武帝作壇時  
張本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駢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音孚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有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

司法甚錯綜  
文繁

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下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

以年月串齊秦  
如一國事 應德

此睹符瑞見而  
臻泰山 應德

無懷氏至周成  
王十二君皆受  
命封禪者也  
用修

云云山在梁  
父東

此所謂睹符瑞  
而臻泰山者也  
丙仲

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以下俱幻不經見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

設以不可得之物

所謂靈茅也

夷吾所以佐霸者有權設也  
免寧

漫入傑公一陸  
豈以傑公前嘗  
上天之言

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洽應德不經之論將無作有

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

以鼎證封禪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以定為切櫟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亾，而鼎沒于泗水。彭

此段正朔張本

以上歷代祀天地或祠山川或祠羣帝凡以祈福田耳非必如秦漢專為告功德以誇後世也  
文格

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



菹茅藉也。稽  
禾藁也。

不得于諸儒主  
之議而強為封  
禪及聞諸儒生  
之說而又轉而  
徧祠名山川以  
及神仙之說神  
仙者又遂封禪  
而乖其所之者  
也。

山之土石艸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

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賚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瑯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此求神仙張本

叙三山若有若無文圖活有勢甚可玩不明指破而誕妄自見以此語意象度之三山似即今海市  
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

極意粧點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  
丙仲  
甘心謂甘嗜之心不能已也

此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用修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襍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

與封禪無異

諸僊人及不歿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  
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芻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  
秦。三年而二世弒。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  
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  
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  
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

此一段收拾

摠叙祀典

證起二句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  
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  
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  
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  
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  
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  
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  
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  
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叙得錯綜 應德

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  
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  
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  
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  
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屬  
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  
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

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  
邽有天神灃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  
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  
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  
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駟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駒木禺車  
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

叙秦始終與漢  
武一律子長之  
意微笑 季默

以高祖比武王  
則有天下而德  
未洽日不暇給  
者也 用修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  
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  
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  
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  
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  
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  
祖之微時。常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

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  
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  
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  
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  
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皆謂祭時房  
中堂上歌先  
祖之功德也  
東君日也先  
炊古炊母之  
神巫保族纍  
二神名巫先  
謂古巫之先  
有靈者施糜  
主施糜粥之  
神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  
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  
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  
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  
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  
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  
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  
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  
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  
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  
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  
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  
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  
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  
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

詔祝釐官罷祝  
可而因歲穰而  
增幣不可

駕船被馬之  
飾皆具也  
言二水祭時  
各加玉璧二  
枚

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  
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  
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  
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  
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  
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  
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

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艸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  
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季，朕祈郊上帝諸  
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  
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  
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

帝者天也五帝且實而况廟乎

刺音同刺謂采取之也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炷輝然。屬天焉。於是賚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暗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泰山何也蓋曰匈奴教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用修

文帝聖主也稍信機祥而治遂衰微意蓋如此

文宗

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嘗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



提漢武許多事  
在此教句  
尤敬鬼神之神  
是篇中冒頭

允寧  
摺挺也言挺  
多于袖帶之  
間

明年為元光  
元年

武帝封禪事神  
等事蓋賭符瑞  
見而臻泰山祗  
爾而過者也  
用修

太史公撰封禪  
書而雜引歷代  
祠祀志蓋牽于  
武帝時方士所  
稱禱祀之說寔  
非封禪本義也

是一小傳文精  
簡造語工叙事  
有味態 文潔

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  
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  
摺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  
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音帝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歿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

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皆李少君

亦以祠竈穀道郤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

上言一坐盡驚  
此言一宮盡駭  
太史亦作對語  
耶用均  
至漢武始以封  
禪為不死之術

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歿。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

此三段叙事簡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換妙甚用修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牟用牟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史遷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與子瞻

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者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游水縣名發  
根人姓名

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

神君即病巫  
之神今之巫  
言也

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

肅然形容最得

崇潔自祓除  
然後入

以漢武之雄而  
昏迷至此其病  
根總只貪為苦  
海允寧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通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大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雕丘。雕音誰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封禪張本

大之誕妄武帝  
之輕信著意模  
寫 文潔  
中得也言不  
相得也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

按洞冥記云元  
鼎五年鄧支國  
貢馬肝石半青  
半黑如馬肝春  
以和丸轉之丹  
用拭髮白者皆  
黑帝坐群臣於  
甘泉有髮白者  
賜拭皆黑酷烈

不離丹砂不可  
近髮齊人李少  
翁以神仙惑帝  
帝乃以馬肝石  
和丸轉神明丸  
賜少翁少翁成  
即成文也令人  
見景帝有食肉  
不食馬肝未為  
不知味之語遂  
謂文成食馬之  
肝而死非也  
言得藥大如  
鴻進于般又  
若飛龍在天  
也  
因大言當有親  
屬遂以衛長公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  
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灰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

動人主心而小驗

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

儒力描寫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

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

主妻之昏何甚也  
用均

大主武帝姑  
實太后之女也

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  
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  
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

款刻也，識猶  
表識

曉暝武紀作  
晏溫楊公凡  
日出太早則  
陰兩日出稍  
晏則晴霽故  
謂晴為晏  
曉暝疑即氤氳  
字  
文潔

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  
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縷無款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  
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至中山，曉暝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管泰帝興  
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

獸為符蓋指所  
射鹿 文案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鴈。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鴈鼎及鼈，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



誕安可嘆只是  
里巷小說話  
文繁

謂封守之中神  
靈當祭告者居  
七千也 丙仲

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歿。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晉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

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卿見武帝事征伐好神仙。則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懼人攻其邪。妄則曰。斷斬非鬼神者。此小人極意逢迎之態。專權固寵之術也。以棟語大鄙。俚史公特以誕妄述之。不知乃遂附青雲不朽。文繁。

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歿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晉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扶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哂物。而加醴棗醢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日。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

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方士之說唯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家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沒者後遺其說為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東漢天子射牛示親殺也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此又繳入求神事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  
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  
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  
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明日下隔句着  
丙辰字亦見文  
法 文潔

本管仲之言

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  
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  
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  
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襍  
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  
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

霍去病之子也

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

此又徵入求仙

事

武帝封泰山求

神仙專造子侯

上封處而子侯

則歿矣故持著

之元神仙不足

恃也 用均

東井秦分野

也後衛太子

兵亂三能三

公後連坐誅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即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歿。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侯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

此又繳入求仙事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

此又繳入求仙事

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管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似復蓋言  
房內之中間也  
用均

傳會巧 文潔

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或音肅。公玉姓帶名。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

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連後事叙之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

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

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



此又繳入求仙事

早則黃帝乾封  
災則黃帝靈臺  
火巧言如黃信  
笑用均

術士每以黃帝  
作証何其誣聖  
耶君謹

正月為歲首行  
夏之時也故華  
曰漢改曆予之  
也辭亦嚴矣  
季默

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即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

迎軍大言祈  
年也

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  
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饗具。芬芳不備。乃令祠  
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  
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  
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  
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至此又總叙而  
斷之。叙詞簡明  
斷意微婉。李燾

今天子以下至  
篇終。總括武帝  
封禪求神之事  
而結之曰。然其  
效可睹矣。蓋婉  
其詞以說之也。  
用修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歿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  
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太山下。陟  
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  
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  
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

總武帝一生封

諸字是統括  
字舉明年凡  
山以統其餘  
也

未微云終無有  
驗又云無有效  
天子亦怠厭而  
猶或真遇其真  
邪說之惑人如  
此夫 名寧  
文幾三千言而  
前後血脉貫穿  
如一句總屬一  
幻字

贊語又總括一  
篇之意巡祭封  
禪方士祠官括  
盡武帝之事論  
次自古以來用  
事鬼神者則自  
舜以來之事皆  
包括之矣表者  
其外之儀文也  
裏者其內之德  
也用脩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  
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  
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

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于齊桓。再見于秦始皇。以  
再侈于漢武。齊公秦始皇。特侈心。生故因之。以  
告神明。頌功德。夫非以求仙。人不歿之術也。及  
秦皇東游。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  
祠祀。秦雖徧祠。名山川。亦非盡為封禪也。漢武  
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  
孫卿。勇之。屬互為其說。而漢武。至歿。且不悟矣。

此書初言夏禹  
治水之源流次  
言秦漢治渠之  
利害正以知歷  
代水利之由  
以棟

史記鈔卷之十五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首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  
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  
 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  
 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  
 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  
 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疾也強也

旁及諸川

古堆字

鄭國能治水  
 故曰水工  
 中作謂用功  
 中道而事未  
 竟也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  
 以億萬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  
 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  
 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音名

或舛風之如所  
言  
簡質而明盡  
文潔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相推如此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末二句稍有勢  
文潔

表者巡行字  
渠之慶而表  
記之不是名  
也

亦自簡質可玩  
文潔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事情甚多而以  
簡語盡之又甚  
明白且有勢可

見漢文之妙比  
前二奏更為精  
峭三奏可得論  
事法

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  
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  
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  
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  
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  
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  
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  
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  
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  
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  
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  
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捷者楸于水  
中填以土石  
令水稍殺其  
勢

三般甚豪有氣  
是雄才帝王之  
作文潔

水還舊道則  
群害消除神  
祐旁沛  
言不因封禪  
巡狩而出不  
知關外有此  
水

河決捷不能  
禁故言蓄

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  
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  
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  
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  
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  
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楸。天子既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

歌雅

音楸

詳

盱盱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  
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  
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  
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迺兮浚流難。牽長  
菱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楸石。蓄宣房  
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地名

猶迫也

狂也木立也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一作諸川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潔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以棟

幣錢也

此文極其變化

應德

亦是謗書規格  
與封禪書同然  
封禪猶多微詞  
此則直指其失  
精核無刺語是  
漢文本色中間  
收羅諸事不一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  
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承文景之後  
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摹  
寫極工

首提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

起便奇崛曲盡

馬

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

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業。以

一排列而無不  
曲盡筆力最高  
有好勢妙處全  
在抑詭繳抗  
文繁

漢興多事而貧  
若此然高祖重  
商賈之律而後  
乃以商賈子弟  
為吏此甚失也  
用均  
漢制之善

偷英錢也

附入却烟波

孝景承文帝而  
賣爵除罪故用  
足而因得以益  
造苑馬以廣用  
此一句結景帝  
事而宮室輿馬  
益增脩句又以  
生武帝宮室之  
脩由此日麗之  
意用修

將言漢武之耗  
財必先言其富  
溢以為起岸

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

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

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

猶低昂也

商賈

賦稅

錢

賣爵

贖罪

馬二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  
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  
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  
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  
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  
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只用本色語畧不藻飾而筆勢縱橫盡鋪叙形容之妙覺更佳

文繁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物盛而象之驗也 乞寧

叙四處兵費文甚錯綜有勢

文繁

三者皆兵事也何等錯落有法

國費無甚于用兵 應德

孝武承文景之後耗費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模寫極工 文繁

興利是本指兼及四事篇中所述大約不出此五經參錯挿入机軸在有意無意之間 文繁

取河南地在元朔二年

錢三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僮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

宕決

第一變

結上生下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

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

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

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八書

卷十六

平準

三

書中連曰數萬人十萬餘人二十萬餘人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百餘鉅萬以鉅萬計以億計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勞民傷財之寔也以棟東至漢書作東置此誤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續也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第三變

陳龜

歸貯也

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第四變

武功進用選舉

凌遲

公孫弘繩下張

湯峻文接上官

職耗廢之意

用修

張湯輩治獄之

慘亦從賣爵太

濫未故入平準

書此太史公見

得透處

吏見知不舉

劫為故縱

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

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

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

而法令明察又一喚醒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

天下先亦弘一著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

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

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河費人口初先是往十餘歲河

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

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

功利二字該盡

武帝所行事

用修

此當與河渠中

所叙泰看伸縮

法各森然允寧

三言作者數萬

人而以各歷云

云德之詞煩不

殺森然有法

用修

此一臣謙論正  
見國家耗費本

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  
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  
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  
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第七變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  
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  
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輕末重暗應前

高帝逐末一段

總上伐胡穿渠

賑貸三項

滯言居積停

滯塵久也

廢出賣也居

停蓄也居賤

物于邑中以

待貴曰居邑

縣官室而富賈

滯財不佐國家

之急故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兼并之徒

上下文意相承

用修

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  
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  
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  
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  
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  
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

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銅也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音安狹長也擗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太史公真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着意

秋毫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也  
次興利酷吏錯綜妙甚

元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第九變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



費俱一律相應  
欽佩

孔僅咸陽所言  
前之屬少府者  
其利微今改屬  
大農則其利盡  
此欽之臣飾  
說以蓋其私也  
牢廩食也盆  
者煮鹽之盆  
也  
欽以鉄為之  
着左趾以代

射也

齊皆也

借係也以貫  
錢也  
謂各自度其  
財物之多少  
也

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

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

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

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

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

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

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嘗算輶車賈人

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貫貸買居邑

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叙式事太詳漢書即摘此別式傳似得體但史公本意蓋不欲為式立傳故附此叙甚有波有態語字亦皆雅潤可玩 文潔

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儘意描畫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緡

卜式傳

突然接卜式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

反應前當商大賈不佞國家之急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

成邊也

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

車○履○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

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

突接

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

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費○爵○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

可見卜式亦動  
上興利之心者  
遂與僅等例言  
之

始因費耗商賈  
偏重茲曰興利  
縣官自為商賈  
矣可慨哉

此一段摹寫酷吏興利展轉相成處曲盡變化無慮皆鑄金錢向應前鑄金錢之禁生焉而生下用酷吏之由用脩博士循行郡縣由犯鑄金故入平準書

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賢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至此始以刑法會食貨

言天暑手鑄他事從慮

緡錢令者以商賈之端財不佐縣官之急也尊卜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尊之也用修

謂多姦巧襍以鉛錫也赤側以赤銅為其郭也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歿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

錢六

波

刺鎖

提前

接

姓名告言

湯成而民不思  
所以斷制酷吏  
之罪用修

上林苑屬官  
有均輸鍾官  
辨銅三令

反謂反使從  
輕也劉德為  
京兆尹多所  
平反是也

上句結上舉行  
蓋鉄美濬告緡  
之事下句生下  
水衡上林財物  
衆而興池苑宮  
室等事用修

欲叙其興利必  
于耗費不經處  
種着冷眼

戰逐謂戰鬪  
馳逐也

既富生侈弘羊  
等得無罪乎  
乞寧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  
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成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側錢賤。民巧濫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往。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  
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  
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

八書 卷十六 平準 十二

度猶運也

齊民中國被

教齊整之人

九鬪雞勝者

為株送引也

言戲博之徒

能入錢得補

即選衰亦物盛

而衰也亦應吏

道權之意用修

燒草下稻種

于水故曰火

耕水耨

停候激循衛  
邊之備

監河東隴西  
之守以不辦  
抵罪

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  
 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  
 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

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

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

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此即昆明池  
所習樓船卒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  
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  
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  
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第十七變

馬

式願輸財于邊  
而富民莫應于  
是乎有告昏之  
令式願父子死  
邊而諸侯莫應  
于是有耐金之  
罰然則帝之奢  
侈無度未必非  
式逢君之惡故  
之也 季默

視諸侯金有  
輕重也  
侯歲獻金助  
祭飲耐受金  
金少不如斤  
兩王削侯免  
國言蓋既苦而  
器又惡故買  
賣貴也

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  
者往。歿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  
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  
父子歿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  
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  
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  
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

飲耐

視也

卜式以益鉄器  
舡筭事而上不  
悅故貶秩而弘  
羊益用事為均  
輸平準蓋籠天  
下之貨物使商  
賈無所牟大利  
而封賞大費皆  
取之大農矣  
用修

擅徑也惟取  
用之不顧徑  
常財賦也  
不敢言擅賦法  
以諛諛取容又  
以二守不辨自  
殺之故也 用修

僦費言所輸  
物不足償其  
雇載之費也  
平準之利有三  
先時想各于出  
處賦利薄今皆  
令轉販于貴處  
賦則厚利一官  
治車諸器僦費  
減二貴賣賤買  
物價由上制奪  
商賈利三總應  
物騰躍及賦輸  
不償僦費二句  
平準主平物價  
雖借名于平寔  
籠天下利 文潔

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遠接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  
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音鼻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民困則亂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  
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  
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賚時商賈  
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  
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



欽至平準極矣  
故于此終見其  
通乎天心如此  
所以深致其惡  
也

平準書先叙漢  
事而贊語乃述  
自古以來微寓  
詞于武帝叙事  
之變體也 用脩

此數語一篇命  
意之要而物盛  
則衰一語又為  
此數語之要  
用脩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  
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  
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一○篇○結○尾○  
○結○穴○處○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  
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  
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  
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  
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  
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  
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不及本朝而以  
秦為言若此其  
旨深矣

名錢為刀以  
利于民也

如以富者不佐  
縣官而故告得  
以民奸法而用  
酷吏皆事勢相  
激使然既曰無

異又曰曷足怪  
不平之意見于  
言外可謂曲而  
有體矣用脩

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  
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  
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  
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  
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

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自史公始有此文稅以前無有他篇以議論代  
叙事此却以叙事代議論  
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  
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  
末年平準之置海內蕭然戶口減半備著始終  
相因之變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鳴呼旨哉

東漢



